



构建公社女性主义：委内瑞拉公社中女性的斗争

作者：塔麦巴·拉拉 (Tamayba Lara), 为ROOTS撰稿

2025/12/10

在委内瑞拉，一个在每一个社区和每一片田野都深入人心都事实是：我们女性是人民组织的支柱。我们在公社结构中占据绝大多数发言人席位，自基层层面引领着政治生活。这种广泛的参与挑战着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结构，因为我们不仅承担社区照护、医疗保健和粮食供给工作，还承担了工程建设、政治动员和生产性项目的领导工作。

我们必须理解公社之于我们的意义。它绝不仅是一种地域和政治组织形式，更是我们实现自治的战略阵地。在这里，我们将日常生活政治化，为食物保障、基本服务获取、住房建设而进行的斗争，都转化为超越家庭范畴的行动。在公社层面的斗争实践中，我们塑造自身的社会主体身份，锻造自身意识，审视现实并寻求变革。因此，公社是我们学习、斗争和



构建权力的主要阵地。

然而，我们在公社内部建立的主导地位，隐藏着一个深刻而残酷的矛盾。尽管我们已成为这场斗争的主力军，但我们仍然背负着双重甚至三重的剥削性劳动负担。相关研究显示，除了投入社区组织工作与有偿劳动的大量时间外，我们平均每天还要花费7小时在无偿照护劳动上。我们维系着生命的延续的同时，父权制体系却在不断剥夺我们的生命——性别歧视暴力的发生率高得惊人，平均每55小时就有一名女性同伴被杀害 [1]。

我们逐渐认识到，诸如《保护妇女不受暴力侵犯法》[2]一类的立法举措，及人民政权妇女和性别平等部的制度设计，虽然已经是斗争的重要成果，但仍不足以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因此，亟需建立一套源于本土理论和政治思考体系——它植根于城区街巷的台阶之上和甘蔗田间的土地中，诞生于斗争实践。我们需要一种理论工具，以公社女性主义的视角指引集体行动。我们的目标很明确——确保公社的构建真正重塑我们的社会结构，要将每个社区、每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半数群体——即女性融入进来，充分考虑她们的需求、利益和现实，实现质的飞跃。

公社女性主义从何而来？

我们的公社女性主义既非舶来理论，亦非照搬教条。它是一个正在建构中的理论范畴，源自我们自己的历史进程和现实需求。这种思想体系不仅重申了查韦斯主义是一场汇聚人民力量的过程，并坚定地将公社定位为我们的核心政治纲领——建设一个新的、反父权、反资本主义的全新社会案。

我们的实践根源深厚：它植根于阿比亚亚拉原住民的长期抗争史，以及非裔先辈们为争取自由而浴血奋战的丛林营地(Cumbes)。在这一历史实践基础之上，我们进一步反思。我们的女性主义汲取了全球南方批判性思潮的多样性。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话——这一思想教会我们，对女性的压迫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固有本质，因为正是我们的无偿再生产劳动维系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 [3]。

我们也从大众女性主义中汲取营养，它教导我们各类压迫之间并没有主次高低之分。我们意识到，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父权制共同编织了一张统治之网。因此，我们将女性主义纳入我们的战略纲领，并呼吁所有社会运动将这场斗争视为己任，践行“没有女性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口号！

这也是我们为何要在一个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组成的组织内部持续斗争的原因。在我们2022年的成立大会上，我们通过辩论和剖析，使人们达成共识：公社女性主义绝非分裂人民的斗争的工具，而是深这场斗争的武器。



在“农民之路”女性成员的启发下，我们还从农民大众女性主义中汲取灵感。这种方法让我们与农村妇女的真是生存境遇紧密相连，也让我们认识到通过生态农业生产健康食品以确粮食主权的重要性。同样，它使我们能够展现女性在土地劳作中积淀的智慧，例如保护本地种子和使用药用植物。这些知识在捍卫人民健康方面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应对新冠疫情时期以及当前医疗系统面临困难的情况下。

此外，我们向玻利维亚姐妹们的社区女性主义学习，她们为我们带来了至关重要的“身体-领地”概念。这一理念教导我们将争取土地-领地平等的斗争与争取我们身体免受暴力的斗争结合起来 [3]。

对我们而言，领土问题是一个核心议题。公社旨在构建全新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关系，通过民主化财富和权力来推动自治体系的建设。公社是我们捍卫自身生存空间的阵地。正因如此，公社成立之初的首要任务便是划定边界，并构建其社会版图，识别那片土地上所有将由我们的《公社奠基宪章》治理的事物。

看到领土控制权掌握在人民手中，多么美好。公社、社区委员会和地方分销生产委员会（CLAP）的发言人对辖区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户人家都了如指掌。她们知道每个居民的名字，清楚辖区内有多少孕妇、老年人或单身母亲；知道残疾人住在哪里，取水点在哪里，哪些街道尚未铺设。她们无所不知，无所不办，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Buria教区西蒙罗德里格斯中学教育所落成典礼上的公社女性发言人。拉腊州。供图:Lana Vielma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重新诠释“女性主义”这个词的内涵——既要肯定女性为人类解放事业所作的卓越贡献，也要彰显我们在玻利瓦尔革命建设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更要强调为女性争取无暴力生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同样，我们借这一概念，对所有的等级制度提出质疑——女性群体内部存在的等级观念也不例外。我们深知，西方思想无法理解我们的现实处境和我们的理想愿景。正因如此，我们创造了“公社女性主义”作为我们专属的理念。正如我们亲爱的同伴莫伊拉·布兰科所言：“我们不愿意只是把煎饼翻个面，我们要改写整个食谱。”这句话也道出了众多其他斗争者心声。

“鲜花之路”：女性主义斗争的实践经验

公社女性主义归根到底是一种实践。它是我们在日常斗争中书写的奋斗史。“鲜花之路”，是我们为在公社联盟的一些地区具体构建和系统化我们女性主义实践的经验时所起的名字¹。

鲜花的象征意义并非装饰；它是作为一种以柔克刚的战略智慧。鲜花为生命所必需，看似柔弱却坚强，能在任何需要的地方绽放。这条“鲜花之路”由各地女性同胞们自主开创：

- 在**Carorita**（委内瑞拉中西部地区）胜利者公社，女性多年来致力于综合健康事业。她们将自己的斗争命名为“卡宴花之路”——这种花的形态，恰似于女性的生殖器官。
- 在“3月5日”公社（委内瑞拉首都地区），她们选择了凤梨花作为象征，这种花依托树木或岩石（它的家园）生长，象征着建设无暴力领土家园的愿景。
- 最后，“玻利瓦尔革命五堡垒”公社（委内瑞拉东部产蔗区）的甘蔗女工选择了“妖娆花”，这种花代表着抵抗和繁殖能力，行政入女性承担的生产于再生产双重劳动。

1. 卡宴花之路：女性的整体健康

历史上，我们的性一直社会是禁忌话题。这并非出于“羞耻”或“道德”，而是父权制为了控制我们的身体、切断我们与祖先知识的联系并规训我们而实施的政治手段 [4]。

在卡宴花之路上，我们敢于将个人事务政治化。我们创造了专属空间来讨论我们的月经周期、更年期、愉悦、性同意、避孕方法和母亲身份。这条路专注于恢复前人留下的药用植物知识，用具体的方法弥补医疗系统的局限。我们人民政权科学技术部的卫生中心和女性主义科学家合作，组织活动预防意外怀孕和宫颈癌，将关于性行为的辩论视为公共和社区事务，而非私人话题。

¹ 公社联盟是全国性公社政治运动组织，高举社会主义、反帝国主义、公社女性主义及环境保护主义旗帜，致力于推进建设公社国家的玻利瓦尔和查韦斯主义方案。该组织的核心目标是构建全国公社联合会、巩固公社国家以超越资产阶级逻辑，积极为通往玻利瓦尔社会主义的公社道路贡献力量，并发展能够联结各类革命实践的国际主义政治路线。



公社联盟全国领导人安娜伊斯·马尔克斯在性与生殖健康研讨会上的欢笑时刻。供图:Rome Arrieche

2. 凤梨花之路:消除暴力

针对女性的暴力是存在于我们社区中一个挥之不去的伤痛现实。我们深知,“家丑不可外扬”这句话,只会将女性推向沉默和孤立的深渊。

因此,凤梨花之路专注于创建照护网络和安全空间。例如,在“永恒的指挥官3月5日”公社,我们建立了“紫色小屋”。这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它还是一个提高认知的场所,一个对暴力幸存女性给予爱心陪伴的地方,提供法律和心理咨询;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能被倾听的地方——带着爱、无评判且充满姐妹情谊。我们理解,面对男性暴力,最有力的回应是集体组织和姐妹间的相互照护。Jennifer Lamus在首都区的一场公社女性主义培训课程上明确指出了这一路线的目标:“只要有人干伤害社区里的任何一位女性时,我们所有人都站出来:‘嘿!你伤害她,就是伤害我们所有人!’要让他们再也不敢对女性施暴。”



永恒的指挥官“3月5日”公社的紫色小屋：在社区楼梯间举行的针对女性暴力问题研讨会。供图：妇女织网合作社（Colectiva Tejiendonos Mujeres）。

3. 妖娆花之路：女性主义经济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教导我们，我们的无偿劳动是资本主义的根基。妖娆花之路旨在使这种维持着公社生命却未被正规经济承认的照护劳动被看见。

争取经济自主权的斗争是核心。对于公社女性而言，原则很明确：“一个不以解放女性为目标的公社，不能称之为公社。一个缺乏生产力的公社，也不能称之为公社。”

因此，这条路推动由我们领导的生产性公社项目。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玻利瓦尔革命五堡垒”公社的甘蔗压榨作坊，那里的女性同伴承担了生产过程的管理，领导公社组织动态，是人民解放过程的真正主角。我们确信，当女性承担起社会财产企业²的管理时，我们可以确保剩余价值被投入到满足我们需求的公共政策中。

² 社会财产企业（EPSDC）是一种生产单位，其所有权归属于有组织的社区，并由人民权力机构（如社区委员会或公社）直接管理。其主要目标并非追求个人利润，而是生产能够惠及企业劳动者及社区全体成员的物品或服务；因此，企业盈余资金必须重新投入到造福整个社区的社会工程和项目中。



女性为建造公社甘蔗压榨坊制作土坯砖块。“玻利瓦尔革命五堡垒”公社。供图: Tamayba Lara。

同时，我们针对照护劳动的公社化展开讨论。在这条道路上，类似“玉米地”公社“伊莎贝尔·冈萨雷斯大师学校”这样的经验至关重要。这项举措不仅为母亲们释放了时间，而且承认儿童是社会主体，提供质疑父权秩序、肯定委内瑞拉社会公社愿景的教育。因此，我们正逐步构建一种以生命可持续性为中心的经济模式。



伊莎贝尔·冈萨雷斯大师学校的孩子们在学习生态农业知识。供图:Lana Vielma。

政治路线的构建

“鲜花之路”的经验并非孤立事件。这些经验，连同其他关键举措——如安第斯地区公社妇女与性别平等委员会的形成空间、“平原女性百合之路”的组织，或政治集会中推动的儿童照护空间等等，构成了我们作为公社联盟构建统一政治战略的基础。所有这些经验直接促成了《公社联盟公社女性主义行动路线》的出台。

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全国性的构建过程。从每个公社最迫切的需求出发，我们在基层逐步搭建起女性主义议程框架。我们在2024年11月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区域会议，并于2025年3月召开了盛大的全国公社女性主义大会，超过1600名女性参与。我们的行动路线从那次集体辩论中诞生，这是在所有公社地区推动女性主义领导力的重要工具。

斗争仍在继续。如今，全国公社女性主义课程正在进行。来自全国各地公社的70位地区领袖将在此深入学习、剖析我们所处的现实。我们的战略愿景是汇聚所有积累的力量，实现质的飞跃，以确保女性获得美好生活，并推动所有领土政治的去父权化进程。



首届全国公社女性主义大会征集海报。Utopix 出品。

结论：去构建，去组织公社女性主义！

公社女性主义，是委内瑞拉公社中维系生命、不懈斗争的女性们，在实践与反思中凝结的智慧结晶。我们仍面临着争取主导地位的挑战。但我们已经证明，女性的参与不再是空谈，也不仅仅限于在大会上举手赞成他人的指示。它已转化为具体的现实，脱胎于社会抗争的实践与经验。我们用行动证明，女性有能力组织、抗争、领导、战斗并取得胜利。

站在这片抗争的阵地上，用Jenifer Lamus的话说：“我们向在委内瑞拉和全世界构建公社的所有女性传递一个信念：我们必须心怀集体信念！我们必须相信自己的能力，珍视自身的行动，并将其视为真正的权力。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改变本土的现实，并将这种力量辐射到全国。”



我们知道，变革不会源于循规蹈矩。变革，源于动员、组织以及对压迫我们的男权文化的持续挑战。正是这场斗争，让一场发轫于民众的女性主义政治运动，如鲜花般绚烂绽放。

没有女性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要么公社要么一无所有！让我们共建公社女性主义！

参考文献：

- [1] Utopix. (2025). 女性谋杀监测:2025年8月月度报告. 可在以下网址获取：
<https://utopix.cc/pix/agosto-de-2025-son-15-casos-para-un-total-de-106-femicidios-en-venezuela-en-8-meses/>
- [2]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国民议会. (2021). 《妇女免于暴力生活权利组织法》. 第6,667号特别官方公报.
- [3] 社区女性主义. (2014). 拉丁美洲社区女性主义在人民气候会议上的声明. 载于 Y. Espinosa, D. Gómez, & K. Ochoa (编), 《换种方式编织:阿比亚亚拉的去殖民女性主义、认识论与承诺》 (pp. 425-433). 波帕扬: 考卡大学编辑室. 可在以下网址获取：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https://www2.congreso.gob.pe/sicr/cendocbib/con4_uibd.nsf/498EDAE050587536052580040076985F/\\$FILE/Tejiendo.pdf](https://www.google.com/search?q=https://www2.congreso.gob.pe/sicr/cendocbib/con4_uibd.nsf/498EDAE050587536052580040076985F/$FILE/Tejiendo.pdf)
- [4] Federici, S. (2010). 《卡利班与女巫:女性、身体与原始积累》. 马德里: Traficantes de Sueños.
- [5]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国民议会. (2010). 《公社经济体系组织法》. 第6,011号特别官方公报. 可在以下网址获取：https://base.socioeco.org/docs/sistema_economico_comunal.pdf
-